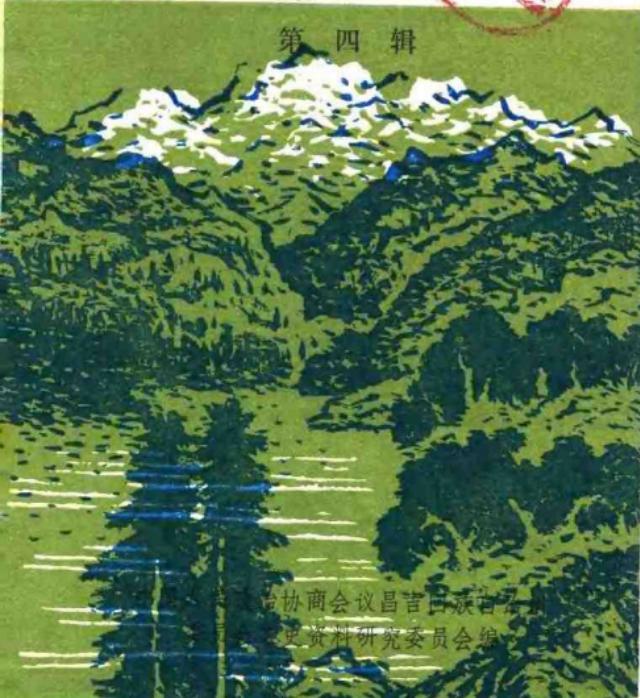


3/昌吉文史資料
选輯

第四輯



昌吉州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县委员会编

昌吉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7.4/30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四辑

划作忠藏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商科研究委员会编

1986年7月、昌吉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昌吉州印刷厂

开本32开 字数122千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内部发行)工本费 0.95

目 录

文 史 资 料

- 春风吹到伊犁河 王寿臣 (1)
孚远县人民政权的建立 王常泰 (10)
我与国民党奇台县党部 马序文 (19)
孚远县“四、三”反革命叛乱 鲁 鄂 (28)
景化县同学会始末 陈芝兰 (34)
先锋社景化小组 安维霆 (40)
新疆剿匪纪实 许亚夫 (44)
新疆省奇孚木特种独立骑兵保安大队始末
..... 沙合道拉口述 韩森林整理 (53)
抗战时期的新疆妇女协会 贡秀琴 (59)
古牧地之战 张 敏 (63)
在狱中和共产党员相处的时候 长 波 (69)
奇台的白家糖坊 白文璋口述 白宗昌整理 (77)

民族、宗教

- 阜康回民史话 何肇兴 (79)
新疆哈萨克族东迁甘肃记略 祁向阳 (86)
马良骏阿訇与《考证回教历史》 余骏升 (90)
漫谈奇台满族的习俗 章升保 (101)
昌吉一清真寺始末 刘孟祥 (106)

- 古城庙宇兴废记 李子灵(109)
迪化蒙哈学堂的演变 包斯良(112)

文化、教育

- 清末以来奇台戏剧的变迁 殷宗林 王德祥(114)
抗日战争时期玛纳斯县的文化教育 郭承华(122)
秦腔艺人严万成 严麟口述 张志远整理(125)

人 物

- 元朝维吾尔族著名将领阿里海牙 林 子(129)
我的父亲吉合义 朱马汗(136)
我所知道张培元的家事 李慧英口述 马振国整理(147)
名医刘海阳 哲 生(154)
“豪豪”高四事略 石 瑞(157)

地方风物、史料

- 古城子酱油 段维新(165)
漫话奇台的“果果滩” 章升保(167)
与苏商务——奇台商业史话之三 周海山(169)

考 证

- 谈迪化、绥来、景化、乾德、孚远等县的改名 (174)
的时间 李惠兴

清末奇台遗诗一首.....魏大林(177)

图片资料：

封二：奇台县春秋楼 奇台县政协供稿

封三：（上）木垒三眼泉烽火台遗址 王诚 摄影

（下）奇台县城西门 奇台县政协供稿

插页：马良骏大阿訇遗像

马良骏大阿訇讲经

张治中将军致马良骏阿訇亲笔信 赵富宝供 稿

春风吹到伊犁河

王寿臣

一、从战斗队到工作队

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军进驻新疆。在王震司令员的指挥下，我军一手拿枪剿匪肃特，一手拿镐垦荒生产，巩固了祖国边陲的边防、内防，同时迅速地稳定了社会经济。一九五一年六月，为了在全疆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进行社会改革，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抽调千名党员干部参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的决定》，新疆军区抽调干部组成了以曾涤同志为团长、马寒冰同志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军区工作团以政治部及其直属单位（包括军区文工二团、京剧团、战车五团）的干部编为第一大队，以司令部及其直属单位（包括通讯团）编为第二大队，以后勤部及其直属单位编为第三大队。在开赴工作地点之前，首先集中这些干部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减租条例，土改法令，并由地方政府的领导高述先、田仲、姚文、侯亢等同志分别介绍了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情况，新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王震同志向工作团作了指示，他特别强调了在社改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要求大家学好民族语言，更好地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通过集中学习，工作团的干部思想水平、政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认识到减租反霸、土

地改革的正义性与迫切性。大家清除了畏难心理，增加了完成这次社改工作任务的信心。

二、奔赴伊犁地区

五一年的八月十八日，新疆军区土改工作团在曾涤团长带领下，从迪化整队向伊犁进发。只见车轮滚滚，红旗猎猎，歌声嘹亮，一派壮观的景象。我们这长长的车队象一条巨龙，通过兵团新建的玛纳斯大桥，驶过一往无垠的准噶尔腹地，绕过空明澄彻的赛里木湖，穿过景色迷人的果子沟，驶向令人神往的伊犁河谷……。我当时按曾涤团长指示，乘飞机先期到达伊宁，首先同伊犁区党委、伊犁地委负责人顿星云、刘光汉同志接头，向他们汇报工作团的来意，通过各种渠道初步了解伊犁的社情、民情。

二十日下午，古老的伊宁县红旗飘扬；从巴彦岱到市区，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人民有的手捧鲜花，有的挥动彩旗，有的弹着“东不拉”（乐器）组成十里长廊，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新疆军区工作团。伊犁区党委书记、五军政委顿星云、副政委曹达诺夫，中共伊犁地委书记刘光汉、伊宁县委书记邵仲林及其他党政领导同志也到郊外迎接工作团。汽车缓缓驶入伊宁市区，车上的同志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有的同志热泪盈眶。我们工作团干部的心，一下子便和伊犁的各族人民紧紧的贴在一起了。

二十一日下午，伊宁县各族人民，在西公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县委书记邵仲林热情地赞扬了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伊犁地区各族人民渴望工作团帮助他们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曾涤团长代表驻疆解放军和工作

团在大会上讲话，表示人民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坚强后盾。他说土改工作团一定要为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而奋斗。在大会上，工作团还接受了各族群众代表的献旗和献花。

二十二日，工作团在五军军部进行混合编队，一批民族军干部和地方民族干部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团。他们是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克尔克孜、蒙古、锡伯、回等兄弟民族干部。

在混合编队后，又听取了顿星云同志的有关情况介绍。工作团又根据工作任务做了进一步部署：一大队留伊宁，第二大队去绥定，第三大队去霍城，驻博乐的工兵团干部就地编为第四大队，各工作大队分赴指定地区，投入即将开展的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伟大运动中。

三、“血泪树”下的控诉

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底，在伊宁、绥定、霍城、博乐等县先后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我们进村后的工作过程，一般是先了解情况，宣传政策，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基本上摸清了当地的社会情况，阶级关系，剥削关系。与此同时，启发贫雇农诉苦，算剥削账，有领导地、慎重地划分阶级成分。接着整顿农会，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开展说理斗争。然后按政策减租减息，合理分配斗争果实，进一步整顿农会及青妇组织，建党建政，巩固斗争成果。

工作队刚进村时，农民群众顾虑很多。一些民族头面人物怕追究三区革命中仇杀汉人的责任，因而对汉族干部怀有疑惧心理；还有一部分农民对形势认识不清，怕工作队走

后，地主反攻倒算，因而他们见工作队就躲躲闪闪，不敢大胆揭发地主的罪恶，有苦也不敢诉，更严重的是由于宿命论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他们认为自己过去所以受苦这是受难“胡大”安排的，只能“听天由命”，因而对减租反霸持冷漠态度。针对上述情况，工作队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进村，先从帮助群众入手，打开工作局面。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街道，给孤寡老人挑水，劈柴。还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派巡回医生为群众免费治病，尊重民族宗教风俗习惯。并规定汉族干部在农村工作期间，一律不吃猪肉等等。在赢得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启发群众查地主的发家史，算剥削账。如伊宁托乎提坎孜贫苦农民太外库勒，给地主打长工二十六年，不但无力娶妻，连肚子都吃不饱，他自认命苦。工作队干部帮他算了一笔剥削账：一年以生产小麦五十亩（一亩约合一百三十斤）计，二十六年可生产小麦一千三百亩，他的劳动果实全被地主剥削霸占，而他却身无分文，无立锥之地。究竟是命苦，还是地主剥削他？他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痛哭失声，怒不可遏，而变为减租反霸的积极分子。军区文工团，京剧院也配合减租反霸，进行宣传演出。一次，在巴彦岱演出马寒冰作词、刘炽谱曲的歌剧《天山脚下》剧中恶霸衣不拉音欺压贫苦农民的罪行激怒了观看的群众，演出中他们蜂拥而上，挥拳怒斥恶霸，要向衣不拉音讨还血债。台上台下一片混乱，演出不得不终止。

广大农民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很快集中到几个恶霸身上，伊宁吐鲁番坎孜恶霸地主衣麻目（宗教头目）、乡约（乡长）、龙官（水霸）买苏木，以大封建主、专员艾肯拜和加为

靠山，横行乡里。他霸占了全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全乡三百三十五户农民中，一百八十四户无立锥之地，一百四十三户无住房，有几户连饭锅都没有，都沦为他家的终身农奴。他的宅院门前有棵老榆树，人们走过，远在二三百米之外，就得下车、下马。路过这里不准唱歌，不准讲话，不准打马快跑。谁敢冒犯，就遭吊打。贫民司马义，经过这棵榆树下哼了几句小调，卖苏木便以“妨碍妻女安睡”的罪名，把马司吊义在树上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司马义的伤还未好，又被赶下煤窑挖煤。司马义的父亲，竟被诬蔑为偷了礼拜寺的“磕头布”吊在这棵榆树上活活打死。据群众揭发：先后遭到吊打的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十六人丧身树下，多人致残。贫农妇女库瓦汗的弟弟，被吊打之后，又遭挖眼、断手，然后又被投入枯井。人们“谈虎色变”，把这棵树叫做“卖苏木乡约树”。贫农阿不都拉指着这棵树控诉说：“一提起这棵树，仿佛看见阶级弟兄遍体鳞伤，仿佛听见阶级兄弟绝望惨叫。吓得我胆颤心惊，连走路都要迷失方向”。这棵浸透劳动人民血泪的老榆树，是买苏木累累罪行的历史见证。农民们就在这棵树下，对买苏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泪控诉。

工作队及时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整顿了阶级队伍。为了消除阻力，分别召开了地富分子座谈会，进一步向他们交待党的有关政策，指明出路，有效地分化孤立富地中的当权派。秋收一结束，立即在“血泪树”下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苦大仇深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对恶霸地主买苏木进行血泪控诉。台上台下，从一片哭声中迸发出山摇地动的怒吼声：“向木讨买苏还血债！”“为阶级弟兄报仇！”这时的买

苏木，全身发抖，面如土色，丑态百出。往日的威风，扫地殆尽。贫农艾则孜阿洪兴奋地说：“我活了七十多岁，曾有两个心愿：一是买苏木要得到正义的裁判；二是见毛主席诉说心里话。今天，第一个愿望实现了，第二个愿望就请工作队干部代我向毛主席转达一个老贫农的感谢和祝愿吧”。

同时，绥定、霍城、博乐等县也分别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狠狠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政治气焰，为减租减息扫清了道路。在减租中，伊犁地区四个农业县的贫苦农民，共得到减租额折小麦二千二百六十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三斤，合人民币二百一十五亿元（旧币）。最多的一户得小麦四千一百九十二斤。通过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部分地改变了封建所有制关系。

四、伊犁河畔换新天

为了取得在民族地区进行土改的经验，早在五一年底，工作团就抽调干部，在伊宁吐鲁番等地组织土改试点。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培训骨干。在试点期间，于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伊宁县组成人民法庭，召开了公判大会，依法镇压了血债累累并勾结美帝特务马克南和匪首麦斯武德阴谋叛乱的大恶霸、反革命买苏木。其他地主也纷纷向农会低头认罪。农会带领群众，大张旗鼓地向地主宣布没收土地、房屋及生产资料的命令，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根据全乡土地平均占有数与平均分得数和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合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根据党的“给出路”政策，地主分子和他们的家庭也分给一份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世世代代，丧失土地、任人奴役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

下，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激动万分，纵情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幸福不忘共产党，翻身不忘解放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不忘毛主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肉孜沙比尔，手捧土地证，站在毛主席像前祈祷，口中连声说：“吁孜梦热合买提！”（十万个谢谢）。托乎提兴奋得高举土地证绕着分得的地界边跑边跳，索性把帽子甩到地里，高呼：“我的帽子掉在自己的地里啦！”司马义的妻子双手捧着土地证，放在被买苏木活活打死的丈夫墓前，哭诉道：“安息吧，亲人！咱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在土改试点期间，王震同志和曾涤同志，曾两次亲临伊宁吐鲁番坎孜进行指导，并同农民代表座谈。翻身农民看到王震这位曾叱咤风云使敌人丧胆的将军，竟这样平易近人，和贫苦农民心连心，都纷纷表示要以努力生产，积极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伊犁地区的减租反霸工作于五二年三月底全部结束。各工作队先后集中伊宁市进行总结整训，为土改做好各种准备。集中整训中，同志们通过学习，思想水平，政策水平都有了提高。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心连心，并肩作战，亲如一家。

从五二年十月开始，在全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各县都成立了土改指挥部。根据伊犁地区民族复杂，苏侨多，和发生过“三区革命”的历史情况，我们在工作中特别强调慎重细致，防止急躁冒进。在划分成份时，坚持三榜定案，严格审批手续。在开展斗争中，注意照顾“三区革命”领袖人物及宗教上层人士。在没收浮财时，坚决不

触动中农的利益。此外还组织上层民主人士，宗教界代表人物在农村参观访问，用生动的事实向他们宣传土改的正义性与必要性，打消顾虑，消除阻力，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使土改工作顺利进行。

新疆土地面积是以亩(约一百三十斤籽种的播种面积)为单位计算的。按国家规定要将亩折成亩必须实地丈量。这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参加丈量土地的干部们不辞辛劳，忍饥耐饿，早晚归出，上还要晚议是加参会，常常通夜不眠。

在土改后期，再一次整顿了乡、村政权，清洗了阶级异己分子，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使政权牢固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并保证贫雇农在政权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在运动中，始终注意发现、培养和锻炼积极分子，在他们中发展了党团员，使党在农村劳动人民中深深扎根。经过民主改革的农村到处闪现着幸福的笑脸，到处荡漾着欢乐的歌声，巴彦岱有一位孤独老人阿不都，在寒冬腊月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可看到他披着袷袢，唱着自编的赞歌，穿过大街去河里破冰洗澡。干部们怕他冻伤他自豪，地说：“天上的真主我见不到，人间的真主(指毛主席)我一定要见。我要锻炼身体，烙两口袋馍，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向他老人家献上一个翻身农奴的敬意。”

各族农民通过斗争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很快转到发展生产上。往年肉孜节，伊斯兰教徒要封斋一个月。在封斋期间，白天不动烟火，夜间繁星满天时才准做饭吃，置禾苗缺水，土地荒芜于不顾。一九五三年的肉孜节，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青年男女，把冷饭带到田间，以努力生产来度过土改后第一个肉孜节。苏拉一宫乡农民联名上书毛主席，保证

以努力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特别感人的是夏收后农民车载马驮，组成一条长龙，他们还穿起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送公粮。巴彦岱乡农民沙吾提老汉，背着一袋精选的小麦，随着人流蹒跚前进。干部劝他把小麦放在车上，他摆摆手说：“我受了一辈子的苦，这是我在自己土地上第一次生产的粮食，我要亲自交给国家”。

苦难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古老的伊犁河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春天。

一九五三年十月，伊犁地区的土改工作全部结束。工作团除留下部分干部参加普选工作外，大部分干部都返回军区。两年来，在伊犁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不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旧制度，也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同志们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传统作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大家同群众同吃、同住、同悲欢、同劳动，汗水洒在一起。白天下地干活，晚间灯下诉苦。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大家虽然面色黝黑，身体消瘦，但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却有了明显的提高。三十年过去了，原新疆军区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正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我们虽然分散在天山南北，但伊犁人民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能唤起我们共同的幸福回忆。

一九八四年五月

孚远县人民政权的建立

王常泰

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为了向新疆各族人民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和在全疆建立人民政权，决定从入疆的解放军部队中抽调大批军政干部，派到地方进行工作。当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处任职，上级派我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我们这批转业干部，先集中在中共迪化（今乌鲁木齐）地委干训班，进行了短期学习，于1950年2月，便分派到迪化专区所属的十二县去工作。我是去孚远（今吉木萨尔）县的，孚远县工作队共十八名队员，其中营连排级干部十六名，战士两名。上级任命我为孚远县工作队队长。我带着这个工作队，进入孚远县，先完成了购粮任务，又进行建政、建党，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我一直在吉木萨尔县工作，任该县县委书记。在这十年的峥嵘岁月里，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吉木萨尔县的各族人民朝夕相处，亲如手足，我们为保卫祖国边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新疆共同奋斗过，同欢乐共患难，共享着社会主义的劳动果实。我忘不了吉木萨尔，忘不了吉木萨尔的各族人民，我的生命和他们已经溶合在一起。这里我写下这篇解放初期在孚远县建立人民政权过程的回忆录。手头没有可供参考的文字资料，仅凭个人记忆写出来，难免因记忆不清而出现错误，请当年共同战斗的同志予以纠正和补充。

初进孚远城

孚远县是古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解放初期是个不足三万人口的小县，居住着汉、回、维、哈和蒙古等各族人民，其中汉族占居民的绝大多数。由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劳动，开发这里的土地，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县的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在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下，战乱不息，各族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渴望解放。我军进疆以后，对旧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改造，这里基本上维持着原貌。当时，县城里除有原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自卫团、警察局、税务局和邮政局之外，没有驻军，我解放军也没有进驻。城西的三台镇，驻有起义的国民党骑五军一个营。因为过去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起义部队中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我们进入孚远县不仅持观望态度，而且也有人存在疑虑。加之新政权尚未建立，而旧政权已经瓦解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不安宁，不法分子就到处扰乱居民，每当夜晚常有抢劫和害命的案件发生。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候，进到孚远县城，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当时为了开辟工作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保证工作队员的安全，我们商量后，决定大家都集中住在一起，仍和在部队时一样，大家轮流煮饭，在工作队驻地不分昼夜地武装警戒。

我们完成购粮任务后，根据地委的指示，改购粮工作队为建政工作队。工作队只有十八名工作队员，担负着五个区和十七个乡的建政任务，困难当然不少。好在旧政府大批人员，加上保甲制度还没有废除，基层工作人员还可以改造使用。我们就运用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对起义人